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雙龍傳 第二回 鬧寶局二王施勇 增盛館嘉慶欠帳

喜見春光到眼前，風景且是杏花天。囊空不必愁沽酒，榆樹枝頭落古錢。

話表二位王爺更換衣服，十七王爺頭戴青緞帽盔，上安用頭紅纓，身穿繭綢袍，外套猩猩紅氈馬褂，後飄大撒手辮子，腰繫河南帶子，掛著對子荷包，足登薄底緞靴，暗帶短刀一把。

勉三王爺更換的是頭戴一頂便帽，身穿天藍綢袍，外套哈呢馬褂，腰繫洋縐帶子，足登粉底皂靴，身藏短刀一把。出了北京，一直大道，不多時，叔姪二人來到通州壩。正然行走，尋找嘉慶皇爺，猛聽那旁三間瓦房內吆喝：「免三免三哪！」勉三王爺聞此言，心中不悅，停步口呼：「七叔，你老聽見否，是誰敢在此提名道姓叫我勉三？」十七王爺說：「你且莫著急，你進去看一看，是誰叫你名字。若是當今聖主，咱叔姪進去接駕；若不是主子，再不依他也不遲。」勉三王爺聞聽有理，邁步走進瓦房。

暗中交待：此三間瓦房名叫剝皮亭，內有四家光棍：一名攔路鬼藍四，一名漢子尖張德，一名追命鬼柳七，一名白花蛇張三。這四家光棍終朝每日在這瓦房內立寶局，用轉心寶盒訛人，指此為生。若有人輸下他們的帳，不管你典房賣人口，也得給錢。今日這寶官做了一個三，寶吏在一旁給眾人打著錢碼。

三上錢碼太多，寶吏說：「還有上錢的沒有？我要揭寶盒裡。」

遂高聲招呼：「掐一去二免三，免三哪免三！」

勉三王爺心中不悅，闖進瓦房一看，原是一座寶局，這勉三王爺方把氣壓下去。這位自幼好寶，今日見了寶局，如同蠅子見了腥物的一般。旁邊有一條春凳，遂坐在上邊，鴨子腿一盤，看著寶吏一分一分將錢賠完，那寶官又出了盒哩。勉三王爺說：「我也高上一合寶。」這王爺自幼兒是硬脾氣，他若押寶，也押硬盒，上一盒揭了一個三，遂從囊中取出兩個元寶，向寶吏說：「接著。」寶吏問：「你老要記櫃嗎？」勉三王爺說：「不記櫃，與我押上罷。」寶吏問：「不知押在哪一門？」

勉三王爺說：「都押在三上的孤頂吧。」寶吏聞言，把兩個元寶放在三上。眾押寶的見三上押了兩個元寶，齊大呼的把錢都移到三上。寶官一看，三上兩個元寶，又押了二百多弔，偏偏盒內是一個三，不由心中把攢揉腸，暗說：「不好若揭寶盒，賣了老婆孩子也不夠打發這一盒的。」遂向眾伙友一使眼色。

眾伙友皆都明白了，遂假裝拌嘴打仗，你扯我打，我揪你踢，一陣大亂，趁勢搶銀子的搶銀子，搶錢的搶錢。

勉三王爺一看此光景，不由得大怒，把臉一翻，大喝一聲：「好小子們！爾等快賠銀子，牙崩半個不字，送你小子們當官說理，還得賠銀！」寶官說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他眾人哄鬧打仗，拆了我的寶局，我還未說，你倒要我們賠銀，反言當官說理。別不告訴你，你在這通州城裡關外詢聽詢聽我的名姓，若打官司咱就走，要動拳腳當面玩！」勉三王爺一聞此言，氣炸了肺管，哪能容得？對準那人眼眶就是一拳。眾光棍一齊動手來打勉三王爺，將勉三王爺圍在中間，打在一處。

十七王爺在瓦房外邊等候多時，不見勉三皇姪出來，心中正然納悶急躁，忽聞瓦房內大聲喊道：「小子們，上！哪怕你們人多恃眾，竟敢作下圈套搶銀子，反了！反了！」聽語音乃是皇姪勉三的聲音。探頭望裡一瞅，真是皇姪與眾匪棍廝打。

不由得心中大怒，三屍神暴跳，五靈豪氣飛空，遂將辮子盤起，把大衣甩了，抽出短刀，一個箭步躡進瓦房，喊叫：「好一群狐群狗黨，倚眾欺人！猴兒崽子睜開狗眼看一看，大太爺是誰！」舉刀就剝。

眾光棍正然打不了這個人，忽然看見從外邊又闖進一個人，手擎短刀，如同猛虎下山一般，心中膽怯。常言說：「光棍不吃眼前虧。」一使眼色，眾光棍闖出房門，一溜煙似的轉眼不見了。叔姪二人停步，不去追趕。十七王爺問：「你吃了虧否？」勉三王爺道：「並未吃虧。」十七王爺低聲說：「咱叔姪快尋主子去，好保主子平平安安回京。」十七王爺穿好大衣，在大街小巷去尋主子。這話言講不著。

且說嘉慶皇爺腹中饑餓，看看天色已是午錯，暗想：「須尋一座酒飯店，打一打尖方好。」正往前行，迎面有一座大飯店，甚是威嚴，門上貼著一副對聯，上聯是「增茂財源賓上座」；下聯是「盛似生意客滿堂」。上橫四個字是「勝友如雲」；上又懸著赤金大匾，上有三個字，是「增盛館」。

皇爺正看這飯館威然熱鬧，忽見從飯館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頭戴一頂緞氈帽，盤著辮子，身穿標布夾襖，肩上搭一條花布手巾，腰繫藍圍裙，足登魚鱗鞋，乃是堂官打扮。口呼：「老先生，你老是要打尖嗎？請到裡面坐，又寬敞又乾淨，又無跳蚤又無臭蟲。客官要吃飯，皆都現成，南北碗菜、小賣俱全。」皇爺聞言，龍心大悅，說道：「我吃飯，哪裡不是花錢？常言說得好：『死店活人開，一個去百個來。』你們掌櫃的用你這樣的好伙計，必然買賣興旺。你頭前引路。」

皇爺進增盛館，坐在正面桌上，抬頭四下觀看，見當中懸著一座佛龕，貼著一副對聯，上聯是「志在春秋心在漢」；下聯是「久存剛強義存先」；橫批是四個字：「亙古一人」。見龕內神像，左立白臉的捧著印，右立黑臉的執著刀，上坐一位赤紅臉、臥蠶眉、單鳳眼、五絡長髯，就知是關聖。又見牆壁上懸著一張橫批，是「酒醉八仙」。那旁懸著一張挑山，畫的是「劉海戲金蟾」，兩旁配著一副對，上聯是「生意興隆通四海」；下聯配「財源茂盛達三江」。這邊亦掛一張挑山，上畫合和二仙，蓬頭赤足，大仙哈哈大笑。兩旁亦配著一副對聯，上聯是「近者悅遠者來一團和氣」；下聯是「交以道接以禮四海春風」。

正然觀看，只見堂官捧著一杯茶來，皇爺接過飲下。堂官又送過一袋香煙，皇爺接過，吸了幾口。堂官遂在檯前荷包內抽開口，拿出幾個砂仁，口呼：「先生，這是我孝敬你老的。」

皇爺接來含在口內，見堂官甚是慇懃，問道：「你是何姓名？」

將酒菜報一報我聽。」堂官含笑說：「我名李鳳。若說增盛館內一百多樣，要報亦得半天工夫，我揀報幾樣。若喝茶，有龍井、芥眉、老君眉、碧羅春、雀舌、竹葉青、大葉、小葉、兩前、毛尖、香片、雙薰；酒是玫瑰露、狀元紅、史國公、茵陳酒、佛手露、紹興女貞酒、老白乾；面是一窩絲，拔條面；餅是荷葉餅、油酥餅、葷油餅、家常餅、花卷包子、蒸食餃子；飯是大米蒸飯；菜是燕窩、魚翅、海參，山珍海錯，煎炒烹炸，無不全備。」皇爺說：「你揀上等酒席與我擺三桌。」李鳳問：「你老是請客嗎？」皇爺說：「我是自己用。」李鳳聞言，不敢怠慢，立刻喊下去了。

只聞刀勺一陣亂響，不多時三桌酒席齊備，端上來，擺在三張桌子上。皇爺自斟自飲，悶悶不樂。這堂官李鳳心靈，遂笑嘻嘻口尊：「大太爺，你老自飲，有些不樂吧，不如咱爺倆

猜上幾拳，如何？」皇爺聞言，暗說：「好奴才，我在北京，那五府六部也不敢與朕猜拳啊！是了，他是叫朕開心取樂的意思。」遂說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我就與你猜幾拳。」遂猜了三拳，李鳳輸了三拳，飲了三杯酒。

皇爺用完了午膳，遂擦臉洗手漱口，命李鳳算一算飯帳。

李鳳遂算了算，共該白銀十兩零三錢。皇爺說：「好，不多，先令你掌櫃的寫上吧。」李鳳聞言，口呼：「先生，別打哈哈，老先生今日初次照顧我們，一來不認識，二來又不知先生名姓住居，如何寫帳？你老既說寫帳，我向我們掌櫃的說去。」言罷，向櫃上喊道：「大太爺這裡用了三桌上席，該銀十兩零三錢，言說寫帳，過日清還。」掌櫃的白士祿聞言不悅，怒說道：「你這小子不端，無眼色，他無銀錢，你敢給他擺三桌上席？」

又未在此常吃飯，竟言寫帳？他若無銀，剝他的衣服。」皇爺聞言大怒說：「誰敢剝我的衣服？」白士祿說：「不光剝衣服，還得打一頓！」遂招呼：「小子們，給我去打呀！」只見竄出七八個愣小子，奔去找皇爺。

堂官李鳳攔阻說：「不可，既然先生無帶飯錢來，掌櫃的從權些，下我李鳳的帳吧。若打出人命來，也是鋪中之禍。」白

士祿說：「李鳳，這是你自己情願，日後莫要後悔。」

李鳳說：「是我情願，並無後悔。」眾打手退去。

皇爺問：「李鳳，你我素不認識，為何代我還飯帳？」李鳳含笑，口呼：「先生，俗言：『五湖四海皆朋友。』何況今日小東道？你老請吧。」皇爺說：「像你這樣人兒，天下少有，你每日有多少工錢，竟能替我還帳？」李鳳說：「我雖然每日三百文工錢，有兩三個月的工錢就還清了。」皇爺說：「賺這點錢，不如隨我進北京。」李鳳問：「你老做何事？我去有何勾當？」皇爺說：「你給我裝煙點火斟茶。」李鳳說：「我還做堂官，不去為奴才。」皇帝說：「我家是大財主，有財有勢，金銀堆成山。我家的大小管事不記其數，就是那戴亮紅、亮藍頂子的，皆都奉承我。我說的俱是實話，非是虛言，你自己再斟酌斟酌再說。你為我認下飯帳，你還得借給我一吊錢，因出京慌忙，未帶出錢來，將馬褂當在天順當，煩你給我贖來。」

李鳳聞言，暗想：「看此人非是騙子手，我已經將他飯帳還了，既然再借一吊錢，我亦給他。」想罷，轉身至櫃上又支了一吊錢，說：「這是一吊錢，你拿了去吧。」皇爺說：「這是當票一紙，煩你贖了來吧，一客不煩二主了。」李鳳只得接當票，逕奔天順當。

不一時來到天順當，站櫃頭的眾朝奉口呼：「李掌櫃，為何有閒工夫？裡面坐，吃茶。」這些朝奉因何與李鳳熟識？因當舖公事已完時，常往增盛館內閒坐。

閒言少敘。李鳳說：「我代人贖一票。」當眾朝奉接票一看，說：「這是午前老監事的手內所當的馬褂，還請監事的在他手內贖。」

不知怎樣贖給，且看下回分解